



冊府元龜
卷之六百二十四
至二十九



13
849
208



43
849
208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

西極文翔鳳

豫章黃國琦較釋

卿監部

智識

夫智者不惑識以知微故能施于有政克集其事其
有處慶賴之地領監署之職竭志奉上思所裨益自
非機用周敏策略宏達才出世表言為國經者曷嘗
著名稱于厥任哉至乃決獄上議本乎忠恪參考餘

册府元龜

卿監部

卷之六百二十四

制臻夫倫要全物力以省費論軍志而獨見深明
際曲揣敵意戒乎輕舉洞于未萌亦有鑒通人倫玄
合上旨幹局餘力兼濟于下莫不究天人之奧廣詳
事物之軌制練達國體曉暢時義以至諮詢訪對引
喻精詣渙然冰釋昭若發蒙沃于主心為衆所服者
悉可徵矣

漢張湯為廷尉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理
尚書春秋補廷尉平亭疑法奏讞疑事必先為上分
別其原以揚主之明言此自天子意非繇有司也奏
事有善則讓曰監祿史某所為也亭者平也均也

召信臣竟寧中為少府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
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又
宮館兵弩什器減過泰半太官園種冬生葱菲菜茹
覆以屋廡廡周室也茹人庶切廡音舞晝夜難蘊火侍溫氣乃生
難古然字蓋小蓄也溫於云切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于人
不宜以奉供養及他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
萬

朱博為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
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于武
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

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剽剽也猶言行聽也剽穎妙切三尺律

令事出其中言可以人情知之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

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

之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律事故也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

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并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

十中八九中音行仲切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

後漢牟融為大司農是時明帝方勤萬機公卿數朝

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

廷皆服其能帝數嗟嘆以為才堪宰相

袁安為太僕元和三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

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

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

夷狄譎詐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

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

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遣約也雲以大臣典邊

不宜負信于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

安誠便司徒桓虞既議從公大尉鄭弘司空第五倫

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晉為

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

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

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繇衆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寢
默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術履帝
竟從安議

孔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訪對融輒爲議主引
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

魏司馬芝爲大司農每上官有所召問嘗先見椽史
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荅塞之狀皆如所度

王肅爲光祿勳時有三魚長尺集武庫之屋有以爲
吉祥肅辨之曰魚生於淵而亢于屋鱗介之物失其
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

遷太常時母丘儉文欽反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曰
安主寧國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
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
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
在內州但憑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分之勢
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

辛毗爲衛尉時蜀相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
追之爲流矢所中死明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
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群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
毘心以爲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翳主意而示外

以不大也乃持群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一日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群曰亦誠如幸毘言帝曰陳公可謂善變矣

崔林爲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自遠至櫛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問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

前世待遇諸豐約故事使其有常

吳潘濬爲太常文帝時驃騎將軍步騭屯涇之口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爲害加隲有名勢在所婚不可聽也從之

晉鄭袞仕魏爲光祿勳領宗正母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袞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爲恨肅以語袞袞自興追帝及於返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袞共載曰計將何先袞曰昔與儉俱爲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奸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勳建幽州志望無限又矜勇

無筭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

蔡謨成帝時爲太常彭城王綰上言樂賢堂有先帝生畫佛象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暇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觀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

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鍾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彊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疆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當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唯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不能與之爭文王身阨於羗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繇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日

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選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足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攻之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

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惡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賊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沮汚汚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按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日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雒陽關中皆舉兵

擊季龍今此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舉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疆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佃於城北虜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獲於內多持炬火惡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惟據沔水地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雅不能擇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曰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嶠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

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旣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往說征西旣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已西水急岸高魚貫沂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敵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

王彪之爲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

中大脩器械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

南齊胡諧之爲衛尉領中庶子諧之有誠計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諧之言中庸綜以此稱服

梁傅岐爲太僕司農卿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貞陽侯蕭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三年明遣使還述魏欲通和好勅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且得靜寇息人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岐獨

曰高祖旣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潯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切不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乃遣使景果有疑遂舉兵入寇請誅朱异後魏崔浩爲祭酒泰常元年宋高祖爲晉將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欲沂河西上假道於國詔群臣議曰外朝公卿咸曰兩谷關號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劉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脫我乘其後還路甚難若北上河岸其行爲易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假

其水道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議之內朝咸同外計明元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未久今與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若今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

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闔兩虎而收長义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轂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明元遂從群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岵城爲晉將朱超石所敗師入多傷明元聞之恨不用浩計明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汴王國家以軍絕其後路則裕可不戰而克書奏帝善之會浩

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如何以卿觀之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妣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于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亡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明元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明元曰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乘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潛晉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矣秦地戎夷渾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

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荆揚之化于三秦之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衆守之必資于寇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爲國有可坐而守也明元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弭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請待之不晚明元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

聞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明元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闔懸象何能見玄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齊烈臣豈能仰名明元曰屈沔何如浩曰屈沔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殖不思樹黨強隣報仇雪耻乃結念蠕蠕肯德于姚與徽豎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爲人所滅耳明元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甌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甘

也始光中爲太常卿時議討赫連昌群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鈎已其占泰亡及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并集不可失也太武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及大武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晝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與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前征方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

在人豈有常也大武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時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大武皆不聽唯浩讚成策畧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使張淵徐辨說大武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剋不利于上又群臣共讚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大武意未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辨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脩德日蝕脩刑夫王之用兵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

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民流庶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己來月行奄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慙而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

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
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
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
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
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大夫居列滿朝
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
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逐非難制也
往數入國民吏震驚盡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
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
驚豈不及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辨通解數術明決成

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
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而赫連昌在坐淵
等自以無失言慙赧而不能對太武大悅謂公卿曰
吾意決矣亡國之師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
難之復令群臣保太后前評議太武謂浩曰此等意
猶不伏卿善曉之令悟旣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
賊侵南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
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
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已來南
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息我息其

勢然矣破虜蠕往還人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
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
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
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
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
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之凍知天
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
也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
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出
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

壯馬護群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
則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
可失也惟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之謀如
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寇謙之謂浩
曰是行也如之何可果勝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
無疑但恐諸將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
舉耳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脩民畜布野驚怖四
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
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萬高
車殺蠕蠕種類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大武

公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果疑虜深入有伏兵
勸太武停止不追天師以浩前言固勸太武窮討不
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乃焚燒穹廬科車自
載將數百人入南山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無人
統領相去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
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太武深
恨之大軍既還南賊竟不能動如浩所量
范紹爲羽林監時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勅
詔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兵十萬往還百日滬陽
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俱進但糧仗軍資須朝廷運

具紹曰計十萬之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頃秋已向
木方欲徵召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糧何以克
敵願王善思爲社稷深慮澄沉良久曰實如卿之所
言使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
北齊楊裴初仕魏爲廷尉少卿時東郡太守陸士佩
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卽壑以爲公家苑圍遺裴
書曰當諮大將軍以足下爲匠者裴荅書拒曰當今
殷憂啓聖運遭昌曆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再造太極
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續丕顯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
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平民亦勞止迄可小

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木
足盡其意下輦成宴詎能窮其情正足以靡天地之
財用劉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酬哀
公以臨民所問雖同所急務異故也相如壯上林之
觀揚雄聘羽獵之辭雖係以噴墻填塹亂以收置落
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度也

後周裴漢為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太府高賓
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彥等咸敬異之
隋樊叔畧開皇後為司農卿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
能決者叔畧輒為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

獨見闡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高頴揚素亦禮遇之

叔畧雖為司農往往叅督九卿事

李文博為直秘書內省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

掌

唐令狐德棻永徽初為太常少卿高宗召中書門下
三品及弘文館學士於中華殿論議帝問曰何者為
王道何者為霸道又孰為先後德棻對曰王道在德
霸道在刑自三王以上皆行王道唯秦任伯術漢則
雜而行之魏晉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為最
而行之為難帝曰今之所行何政為要德棻對曰古

者爲政清其心簡其事以此爲本當今天下無虞年
穀豐稔薄賦歛少征役此乃合於王道爲政之要莫
過於此帝曰政道莫尚於無爲又問曰禹湯何以興
桀紂何以亡德棻對曰傳稱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於妹喜妲己誅戮諫
者造炮烙之刑以是而亡帝甚悅各賜以繒帛
段秀實建中初爲司農卿見禁兵寡少不足以備非
常乃上疏曰臣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
百乘此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強幹弱
枝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

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且猛
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則犬彘馬
牛悉能爲敵伏願少留聖慮異群萬一其後涇原兵
作亂召神策六軍遂無一人至者秀實守節不回竟
沒於賊其明畧義烈如此

薛珪貞元初爲司農卿時詔天下舉可任刺史縣令
者殆百人有詔令與群官詢考珪乃延問人間疾苦
及胥吏得失取其有惻隱通達事理者條舉十纒一
二宰相將以詞策校之珪曰求良吏不可兼責以文
學宜以聖君愛人之本爲心執政卒無以難之皆叙

進官頗多稱職

蔣又為祕書監在朝三十年前後每有大政大議宰
臣不能裁決者必召以諮訪又徵引典故以參時事
多合其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卿監部

邪佞

食肉

廢黜

邪佞

易著閑邪之言傳垂遠佞之戒况夫職象河海任重
股肱固宜悉其聰明好是正旨若乃阿諛靡媿巧令
是圖蒐慝庸回廢忠毀信行媚以希於上指獻昧以

稅於邇臣增官禁之素規亂禮樂之舊物用速官謗
或煩刑書於戲先王所以難任人者其以是夫
漢張湯武帝時為廷尉意帝所欲臯予監吏深刻者
即帝意所釋予監吏輕平者

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放依也音甫往切而

善候司觀望天子意帝所欲擠者因而陷之齊隆也音濟帝所

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見顯也

後漢馮石為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

晋石崇為衛尉與潘岳諧事賈謐與之親善號曰二

十四友為虞茂君賈石之母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其甲佞如此

宋王遠為光祿勳世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從

俗能蔽風露

後魏王遇為將作大匠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

尊權重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後因公事司空長史

于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須

則用自應關旨何阿諛附勢損公惠私選既不寧詳

亦慙謝

李世哲為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

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李錐

隋袁克爲太史令時高祖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官屬克見帝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此觀玄象皇太子當廢帝然之煬帝卽位之後災惑守太微者數旬于時繕治宮室征役繁重克上表稱陛下脩德災惑退舍百寮畢賀帝太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克候帝意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帝累遷秘書少監其後天下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克復假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於帝曰臣聞皇天輔德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鴻圖而馭黔首提萬善

而化八紘以百姓爲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曆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按去年以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云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殿如墮墻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星爲福德頻行京師二

冊府元龜 卷之六十五

唐竇誕為大理卿誕閑習法令高祖武德中附從隱太子為之廼改文案太宗深責其短竇璉為將作大匠脩營雒陽宮時太宗務存節儉璉乃於宮中鑿池起山崇飾雕麗虛費功力太宗聞之大怒遽令毀之又坐是免紀處訥神龍中為大府卿遣太史令傅孝忠奏曰有攝提至帝座王者與賢人相接大臣納忠時處訥奏事中宗賞焉楊元卿為光祿少卿憲宗元和末淮西平元卿初聞得蔡州請見帝曰淮西甚有寶貨及犀帶臣知往取

必得帝曰朕本討賊為人除害今賊平人安則我求得矣寶貨犀帶非所求也命勿言

貪員

卿監之選古惟難才等威既崇職業斯重乃有昧操脩之旨缺清白之行階藉恩寵因緣事任受財以逞欲治產以專利或侈汰以自任或牒訴而無耻以至犯緝紳之議罹簡書之刑詩所謂貪人敗類者其是之謂矣

漢田延年宣帝時為大司農坐盜都內錢三千萬自殺事具邦計貪汚門

冊府元龜 卿監部 卷之六十五 五

丙顯元帝時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賊千餘萬免官奪邑四百戶
魏高堂隆為侍中領太史令每祭與吏爭肉自取百斤猶以為少
宋顏師伯為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輳遊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豳豆積伎妾穀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潘恣為衣冠所嫉
後魏邢遜為大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至相糾訟遂銳於財利議者鄙之

祖瑩為秘書監以贓罰是務

隋宇文化及自煬帝為太子時領千計及即位拜太子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

唐宇文穎隋末為司農少卿性貪鄙賍狼籍右司郎中盧楚將奏劾之穎懼與從父弟儒童等同奔於

李密

顏師古太宗貞觀中為秘書少監多引後進之士為讐技師古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紛然稱其納賄繇是出為柳州刺史將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識學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為

清論所許今者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從任使不
悉遐棄宜深加誠厲也於是復以爲祕書少監
紀處訥中宗時爲大府卿神龍中處訥私鑄錢奏京
中許用惡錢大長姦僞于今弊之
李逢年肅宗時爲司農卿貪昂贖貨上元元年九月
勅宜除名長流嶺南瀛州百姓終身勿齒
鄭泌代宗時爲司農卿大曆二年六月流于業州坐
賊也

韋沈憲宗時仕爲光祿卿士元和五年十二月坐贓
免官仍削銀青階

裴通穆宗時爲少府監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通
前爲弔祭廻鶻使賣一子宮與之印坐王榮兄憬僞
稱外甥取錢一千貫奏授嘗州叅軍詔以通白絕域
而還不之罪其王憬亦依前授官
張武均穆宗時爲將作監長慶四年十二月百姓董
大和於有銀臺鐵耳稱供光陵材木武均不給價直
出爲洋州刺史稱疾不謝爲憲司所糾再黜循州司
馬明年閏七月御史書奏武均前任將作監日鬻優
勞贓近九千貫合當司收管從之
後唐柳膺明宗時爲鴻臚卿將齊朗文書兩件賣與

同姓人柳居則其婢母論訴狀罪大理寺斷罪當大辟緣遇恩赦令與赦死奪見任官罰銅終身不齒

晉李諧少帝時為少府監開運二年坐昂請逃死人衣糧入已貶坊州司戶

楊延壽少帝時為太僕少卿襲鄴國公開運三年奉命於人州檢苗受賊二百餘疋准科當絞有司以二

王後入議故貫其死除名配威州終身勿齒

廢黜

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傳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則知佩王之列象河之任歷古為重選取其才至有

罔愼厥位畔官離次享祀違失管構過差馳道不脩

橋梁斯乏以至陵園被盜公田賂貴或議論而不克

或請託而必行至於廢黜以警曠慢者也

漢孔臧為太嘗武帝元朔三年坐衣冠道橋壞不得

渡免游衣冠之道

張當居為太嘗元朔五年坐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

免為城旦

周平為太嘗武帝元狩三年坐不繕園陵免

鄭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僦僦謂受顧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

客於司農載運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

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

李信成為太嘗元狩五年坐縱丞相侵神道為穎日

劉受楚元王孫為宗正元狩五年坐聽請不具宗室耐為

司冠受為宗正人有私請求者受聽許之故於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受獲罪

樂賁為太嘗元狩六年坐雍犧牲不如令免雍古扶風縣也

五時在志

任越人為太嘗武帝元鼎二年坐廟酒酸論

周仲居為太嘗元鼎三年坐不收赤側錢收行錢論

赤側當廢而不收乃收見行之朝也

蕭壽成為太嘗武帝元封元年坐犧牲瘦不如令論

免

韓延年為太嘗元封二年坐流外國使人月入粟贖

論

杜恬為太嘗元封三年坐與大樂令中可當鄭舞人

擅繇闌出入關免

擇可以為鄭舞而擅從役使之又闌出入關

杜相為太嘗元封四年坐擅繇太樂令論擅役使人也

韓延壽為太嘗元封六年坐行太行令事留外國書

一月乏興入穀贖免為城旦

當有所興發因其遲留故闕之

張昌為太嘗太初二年坐乏祠免詞事府聞也

趙弟為太嘗太初二年坐鞠獄死而免為城旦鞠者以其

尉守元龜 卿監哥

卷之六十五

册不元罰廢黜

辭矣 罪也

石德為太嘗太初三年坐廟牲瘦入穀贖論又坐失法罔上詞不如令免為城旦

靳石對為太嘗太初四年坐行幸離宮道橋苦惡故太僕敬轂繫以謁問赦免

免

一云石封為太常坐為謁問因故太僕敬轂亂尊卑

魏不害為太嘗昭帝始元五年坐孝文廟風窳瓦免

江德為太嘗昭帝元鳳中坐廟廊夜飲失火免

蘇昌為太嘗宣帝本始初坐籍霍山書泄秘書免

善借 書借 霍山

以

宋疇為少府宣帝地節二年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

京師不足美貶為泗州太守

任官為太嘗地節四年坐人盜茂陵園中物免

溫順為少府成帝建始三年坐買公田與近臣下獄

論

劉順為宗正成帝河平四年坐使合陽侯舉子免

平常成帝時為光祿勳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

自言昌陵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

遂就就亦成也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

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

册府元龜 卿監部 卷之六十三十五

十

不正左遷鉅鹿太守 前議謂罷昌陵

蕭田為大鴻臚平帝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由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免官

後漢梁松為太僕數為秘書請託郡縣永平二年發覺免官

徐喬永平中為車府令車駕出信陽侯陰託于亭騎突鹵薄喬就車收奴送獄詔書譴喬自繫不出吳良

上書信陽侯驕慢于突車騎無人臣禮大不敬喬執法守正而下獄臣恐陛下政化繇是隳矣於是詔出

喬左遷郎丘長

晉張華為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

鄭默為太常齊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

鄧攸為太常時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

南齊虞悛為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

北齊杜弼為衛尉卿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為郎中封靜哲所訟事既上聞文宣發

怒遂徙弼臨海鎮

冊府元龜 廢黜 卷之六十三

唐闡立德為將作大匠貞觀中太宗將幸維陽遣立德行可清暑之地以建離宮遂於汝州西山前臨汝水旁通廣成澤以置宮焉役一百九十萬雜費稱是及此暑熱又多毒虺太宗大怒立德竟坐免

立德初為將作

少匠副高士廉營獻陵拜將作大匠尋攝司宮奉昭陵坐怠慢免

韋機為司農卿兼統將作少府三百高宗上元中始造宿羽高山等宮又移雒水中橋營上陽宮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之陂池臺榭皆在深宮重城之內不欲外人見之恐傷百姓之心也機之所作列榭脩廊在於煙爍之外萬方朝謁無不覩之此豈致

君堯舜之意哉機聞之曰天下有道百司各奉其職輔弼之臣則思獻替之事府藏之臣行詔守官而已吾不敢越分故也仁傑竟求索機過失奏劾之遂坐免官

趙宗儒敬宗時以簡較左僕射兼太嘗卿太嘗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焉至是中人掌教坊之樂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宗儒憂恐不已宰相責以懦怯不任事除太子少師

衛中行為國子祭酒寶曆元年中行擅用當司新賜

錢一百八十五貫爲分察使所劾中行稱是假借劾
罰兩月俸料

梁李翼爲光祿卿太祖乾化元年七月坐進廟胙色
敗有詔罰兩月俸

仇殷爲司天監開平四年十月己巳夜月有蒼白暈
鍾與胃昂在環中絡奎畢天船卷舌殷不時奏罰兩
月俸五年正月以天文變異殷又不時奏罰兩月俸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校釋

環衛部

總序

夫環衛之設上法天象故太一所居十二星環之謂
之審臣焉黃帝之時以兵師爲管衛卽其事也周官
官伯掌受以八次八舍之職以衛王宮春秋楚稽王
以藩崇掌環列之尹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衛尉

掌宮殿屯兵漢初京師有南北軍掌理禁衛又有將軍北宮者四第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皆典京師兵衛又有光祿勳卿即秦郎中令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又有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中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又有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虎賁中郎虎賁侍郎虎賁中節從虎賁皆掌宿衛侍從又有羽林中郎將主羽林郎羽林郎無負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更馬從遊獵還宿殿階巖下宮

中故號巖郎又有尉尉卿

郎秦衛尉掌宮殿衛士中宮徵

循事

諸門部各陳兵夾道以示威武交戟遮妄出入

南宮衛士令掌南宮衛

士北宮衛士左右都侯主劔戟士徵循宮中宮掖門每門有司馬南宮門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北官門倉龍司馬主東門玄武司馬主玄武門北屯門司馬主北門北宮朱爵司馬主東掖門東明司馬主東明朔平司馬主北門凡七門並屬衛尉魏武為漢丞相置中領軍與護軍皆領禁兵文帝受漢禪置武衛將軍以主禁旅又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晉武帝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武帝初有領軍將軍使中軍將軍羊祜統

工衛前後左右驍衛等營即領軍之任也懷帝永嘉

中改中軍曰中領軍元帝永嘉元年改曰北軍中侯

尋復為領軍成帝世復為中侯尋復為領軍又有護

軍將永嘉元年省明帝太寧二年復置領護各領營

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營總統二衛驍騎材官諸

營護軍猶別有營也資重者為領軍護軍資輕者為

中領軍軍中護軍又有光祿勳統武賁中郎將羽林

郎將定從僕射羽林左監五官左右軍中郎又有衛

尉統武庫公事衛士光祿勳舊名其職則別矣後不復居禁中又無三署即唯外官

朝會則名列焉爾後雖取漢代舊名其職則別矣尉自秦以後所掌並同至隋唯掌軍器儀衛帳幕以

監門衛掌官門屯兵馬喜因其制歷代廢置使改事迹並載卿監總序宋因晉制亦有

六軍之號以領軍將軍一人掌外軍南齊以二衛四

軍前後左右五校即漢之驍騎游擊稍射強弩殿中員

外殿中武衛七將軍殿中司馬左右及虎賁之中郎

將定從僕射羽林監武騎常侍謂之西省梁以領軍

將軍管天下兵要謂之禁司又置驍騎將軍領朱衣

直閣並給儀從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

軒則昇殿俠侍陳承梁皆脩其制官其左右驍騎將

軍每大事常令俠侍左右謂驃騎車騎武衛為三將

軍末年有八柱國大將軍騎中六人各督二大將軍

又各分統開府一人一開府領一軍兵是為二十四
 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又增置中右衛將軍
 又有二部內幢將又有京畿大都督北齊制官多循
 後魏其領軍府凡禁衛官皆主之又以左右將軍分
 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閣以外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
 後周禁衛之職大底同於後魏也隋高祖受命置左
 右武衛左右衛左右武侯左右領左右監門左右領
 軍等府分司統職焉煬帝改左右衛為左右翊又加
侍並煩勳武三衛煬帝改三衛唐制十六衛及左右
三侍非翊衛府皆無三侍也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六軍等將軍並掌禁衛也

又有神策等又寶初以臨洮城西二百里餘地為神
 策軍命成如璆為洮陽太守兼神策軍使及安祿山
 之亂如璆使其將衛伯玉領其軍赴難與觀軍容使
 魚朝恩同保陝州時西邊土地已沒遂詔伯玉所領
 軍號神策軍以伯玉為使復加號神策軍節度使面
 統于魚朝恩後遂歸于禁中焉至德宗朝分神策為
 左右廂令內官竇文場王希遷分知兩廂兵馬貞元
 二年詔策左右廂改為左右神策軍又有殿前左右
 射生軍又改為神威軍十四年詔左右軍特為親近
 宜置統軍元和三年罷左右神威軍乃別為一軍號

日天威軍至八年廢天威軍以其騎士分屬左右神策梁置左右天威左右龍虎左右天威左右羽林左右英武左右神武等六軍其將師成有統軍之號以衛宸極焉五代有判六軍諸衛事又有內外番漢總管之名又有六軍諸衛副使及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及殿前都點檢殿前都指揮使之職諸將又有彰聖寧衛拱辰威和興順護衛龍捷虎捷等之名其諸衛將軍雖位號或存而職事多廢今之所述但繫舉其環衛職名而已其歷代負數品秩及廢置改更之自並見於將帥序焉原夫環衛之設蓋所以申

嚴武備翊衛宸居為王之爪牙乃國之柱石名器之重莫斯為比此乃副類能之選著幹蠱之譽勤勞以奉上嚴毅以居位以至矜莊祇畏始終無玷者於是乎褒寵之典行焉其或邪僻任已慘毒臨下寘之嚴憲固宜也凡九門著之於篇

選任

舉職

寵異

選任

環衛之列統制之權蓋董蘭錡之重兵以肅勾陳之嚴微選任所至委用非輕務在智勇兼資親信可任付以緹錡為爪牙所以魏祖臂予玉以命賢光武羨

執金之爲職至於是也可不務哉

漢辛慶忌明畧威重任國柱石拜執金吾

常惠以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爲右將軍

後漢朱暉爲東平王屬始取陰就璧與玉以朝明帝

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

魏徐奕爲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

俊左遷太祖嘆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

無過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

階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爲中尉手令曰昔楚

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拊

誅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

許褚從天子戰大敗馬超等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

號自此始也

吳樓玄爲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萬

或陳親密近職宜用好人孫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

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爲官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

晉毛安之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文輔

政委以爪牙及登祚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中

羊琇武帝時爲中護軍在職十三年典禁兵機密寵

遇甚厚

宋趙伯符文帝元嘉十八年徵爲領軍將軍先是外
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領焉
南齊蕭坦之爲鎮軍將軍東昏卽位與右僕射江祐
並詔更直殿省總監衛

後魏奚斤機敏有識度道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
統兵後以斤爲侍郎親近左右從破慕容寶於參合
皇始如初從征中原以爲征東長史拜越騎較尉典
宿衛禁旅

于洛拔大武帝時爲侍從散車駕征討嘗在侍衛
擢領監御曹事

後周尉遲綱魏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及魏帝
有異謀言頗有漏泄周文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爲之
備俄而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摠宿衛事
隋薛世雄性廉謹文帝嘗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姪
人未知諸君識否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
我欲舉者薛世雄群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
槩有古人之風於是拜右翊衛將軍
來護兒煬帝初拜右驍衛大將軍帝甚重之
李子雄爲民部尚書從幸江都煬帝以仗衛不整顧
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真武

侯才也尋專右武侯大將軍

唐李瓘高祖時爲左監門大將軍初高祖問瓘年幾對曰八十高祖曰公清幹之譽聞於隋日今年齒雖邁筋力未衰但監門之職非公莫可意欲相兼如何瓘以年老辭讓高祖曰藉公處分爾豈欲煩公筋力耶於是詔曰非自殿庭皆乘馬論者榮之薛萬均隋未歸國授上柱國永安郡公太宗平劉闢聞其名引爲右二護軍北門長上恩顧甚至武士獲武德中檢校并鉞將軍多有獻納勅令將家口入官檢校右廂衛仍知宮儀留守光祿給養

李多祚驍勇善射意氣感激少以軍功歷位右羽林將軍前後掌禁兵北門宿衛二十餘年

王及善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衛曰朕以卿佩大橫刀在三噐要識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橫刀在朕側知此官貴否張守潔爲隴右道按察使秦州都督玄宗開元十年以爲右監門衛將軍又以江南道按察使宣州刺史霍廷玉爲右驍騎將軍山道按察使梁州都督裴觀爲左右衛將軍定州刺史高豫兼判左右衛將軍坊州刺史韋琳兼判右武衛將軍帝將北巡大展六軍

之容故歷選岳牧之良者分掌戎校

季晟代宗大歷中為左金吾大將軍涇原四鎮都知
兵馬使時節度使馬璘戰吐蕃兵敗晟拔璘出於亂
兵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帝知之留
宿衛

後唐張虔釗遼州人也初為大原牙校以武勇聞於
流輩武皇莊宗之世累補左右突騎軍使明宗素聞
虔釗有將師才及即位擢為護駕親軍都指揮使領
春秋刺史

舉職

夫勾陳之署蓋取諸垂象環列之尹是掌於禁兵者
乃職在微巡勤乎夙夜雖式道之是任亦忠誠之為
允故警衛之任良在於是臣扞擻之規具存乎司令
禦侮之士其可易哉

後漢陰興為期門僕射每出入常操小蓋障風雨躬
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官甚見
親信

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事隆奉法自守矣
楊仁為衛士令明帝永平末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
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

耿秉爲執金吾甚見親重章帝每巡郡國及幸官觀秉常領禁兵宿衛

晉陳騶爲將軍武帝每出入騶持白獸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大康末武帝嘗出射雉騶時已爲都水使者散從車駕逼闇乃還漏已盡當合函乘輿良久不得合乃詔騶合之騶舉白獸幡指麾須臾之間而函成皆謝騶閉解甚爲武帝所任

劉彪字仲雅爲積弩將軍及武庫火彪建計徹屋得出諸寶器

劉超爲射擊校尉明帝末穆后臨朝時軍校無兵義

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

宋褚淵爲中軍將軍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

梁蕭範爲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姪綸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日夜中警遑寔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嘗何足自顯聞者歎服
蕭景爲領將軍管天下兵要監局官僚舊以驕侈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

臧盾爲散騎常侍兼領軍大同二年遷中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瞻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嚴至是盾復繼之

後魏周畿明元初爲殿中侍御史掌宿衛禁兵斷決稱職遷左民尚書

來大千爲殿中給事大武踐祚與襄城公盧曾元等七人俱爲常侍持仗侍衛晝夜不離左右

隋崔彭爲驃騎常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每當尚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高祖甚嘉

每謂彭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

唐尉遲敬德武德中以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太宗誅建成元吉是時高祖泛舟於海池太宗命敬德侍衛高祖敬德擐甲持弓直至高祖所高祖大驚問曰今日作亂是誰卿來此何也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驚動遣臣來宿衛高祖乃安

龐玉爲領軍武侯二衛大將軍玉少長戎旅雅習軍法尤熟侍衛供奉之儀武德將軍以下多不閑故事高祖患之皆令取則於玉後爲監門大將軍太宗以

其耆舊嘗令典兵於東宮王雖年老而精勤不怠毫
纖之務無不躬親

趙道興太宗貞觀初歷遷左武侯中郎將明閉宿衛
號為稱職

段志玄為左驍衛大將軍文德皇后之葬也志玄與
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宿於章武門太宗夜使宦官
三至將軍處士及開營內使者志玄閉門不納曰軍
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勅志玄曰夜中不便真
偽因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歎曰此真將軍也周亞
天何以加焉

李大亮為左衛大將軍及晉王為皇太子兼領太子
右衛率餼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官明為親
信大亮每當宿直必通宵假寐太宗嘗勞之曰至公
宿直我便通夜安卧

令狐建為左龍武軍使建中四年十月涇原兵反德
宗自出苑便門建方教射於軍中遂以四百人隨駕
帝令建為後殿

李觀為右龍武大將軍建中四年涇師判官時為帝
直領衛兵千餘人扈從奉天詔都巡官訓練諸將戍
卒三數日間加召五千餘兵列之通衢整肅鼙鼓城

內因之增氣帝倚賴之賜封二百戶二子宏寓授八品京官及駕出奉天與令狐建李昇常清等咸執羈勒周旋艱險皆著功勞駕還京師詔總後軍禁旅陳君賞為金吾將軍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中使劉行深白八土操巡邊迴走馬自金光門入從者訛言有兵京城不逞之徒皆戎服潛備弓刀引首北望異城門閉即恣行剽劫時自內聯命閉門君賞領其徒立望仙門下日縱使有賊閉門不難請徐觀之至于日晚京城始定是日從君賞之禦侮幾將亂

寵異

夫任環衛之職搃貔貅之衆若非本之以忠信輔之以恭慎文武兼資夷險一致則何以近日月之光茂皇王之寵若乃乘之名馬服以御劍從遊幸則督茲非騎遇狡獵則統彼六衛或嘉其義舉或善其應對以至過墓則祠以中牢發哀而為之慟哭次之編簡咸足觀焉

漢衛綰以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宅無宅餘志念也孝景為

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事太子

文帝末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

孰何綰孰誰也何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指問耳綰日以謹力自勉方為謹慎日日

益甚 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 言何以得參乘 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

罪中郎將不知也帝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 言以此特對之 對曰死罪病帝賜之劍綰曰先帝賜

臣劍凡六不敢奉詔帝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 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資換之也又一云施讀曰貶貶延也 綰曰具在帝

使取六劍劍常盛末嘗服也 盛謂在弔室之中也 後漢張純為五官中郎將光武甚重一日或數四引

見 何湯為虎賁甲郎將光武常嘆曰糾糾武夫公侯干

城何湯之謂也

江革為五官中郎將每朝會章帝使虎賁扶持革及進拜常目禮焉 觀視之也 時有疾不會輒太官送醪膳恩

寵有殊

魏應為五官中郎將經明行脩章帝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

桓郁遷越騎校尉詔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召訓習韓詩拜左中郎將章帝嘉其善學恩寵甚重出拜陳

留太守賜帝劍錢物 魏典帝為都尉引置左右將軍兵數百人常驍大帳

遼按尉戰死太祖爲流涕募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遺
歸塋襄邑拜子蒲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拜
浦司馬引自近
許褚爲武衛將軍都督中郎軍宿衛禁兵李太和中
明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賞

宋蕭思話爲右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
有盤石清泉帝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
相賞有松石間意

梁臧盾爲領軍將軍卒卽日高祖有詔舉哀贈侍中
領軍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其衣一襲錢布各有

差謚曰忠

陳毛喜爲右衛將軍丁母憂去職詔追贈喜母庾氏
東昌國太夫人賜布五百疋錢三十萬官給喪事又
遣負外散騎嘗侍杜緬圖其墓田宣帝親與緬案指
畫其見重如此
韋勰爲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閣驍騎之職舊領營兵
兼統宿衛自梁代已來其任踰重出則羽儀清道入
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昇殿俠侍勰素有名望每大
事嘗令俠侍左右時人榮之號曰俠御將軍
後魏于洛牧大武時爲侍御中散有姿容善應對恭

慎小心帝甚加愛寵因名焉又爲侍御中散嘗在侍衛從征涼州旣平賜奴婢四十口轉監曹令

于烈爲司衛兼殿中尚書孝文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年陸叡李冲等各賜全策許以有罪不死楊津爲長水校尉直閣景明中宣武遊於北邙津時陪從大尉咸陽王禧謀反常馳入華林時直閣中有同禧謀者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閣半爲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務此謀因拜津左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閣于忠爲散騎常侍領左衛嘗因侍宴宣武賜之劍杖

舉酒屬忠曰卿世秉貞節故嘗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朕御劍杖相似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其出入周旋常以自防也忠頓首陳謝

北齊庫狄干魏正光初爲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里隋元冑爲右衛大將軍高祖親顧益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冑下直帝令馳召之及冑見帝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每致禮焉

楊義臣秦國縣公崇之子也崇擊突厥力戰而死義臣襲崇官爵開皇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

宇文述大業中爲左衛大將軍與蘇威等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煬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陽中使相望於道

李景爲右衛大將軍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煬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之上唐徐勣爲右武侯大將軍高祖詔賜姓李氏宇文士

及爲右衛大將軍甚見親顧每延入閤中乙夜方出遇其歸沐太宗仍遣馳詔同列莫與爲比

李文亮爲左衛大將軍太宗謂文亮公敦懿其心誠善事每行夜自當丙夜遣郎將中郎將行甲乙丁戊等夜身先於人真將軍也

趙道興貞觀初遷左武侯中郎將號爲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爲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專弓冶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侯將軍

姜確爲左屯衛將軍轉蒙恩顧於玄武門宿衛及園苑之務皆以委之其屯營飛騎亦分隸於霍每有遊

幸卽領騎而從焉
獨孤遠貞觀初總領左廂六衛兵馬軍令嚴肅太后
大悅賜雜綵二百段
段志玄爲左驍衛大將軍樊國公改封褒國公後疾
篤輿駕臨問撫之流涕旣卒太宗爲發哀哭之甚痛
李多祿中宗神龍初爲右羽林將軍以定謀誅張易
之兄弟功進封遼陽郡王其年帝將有事于太廟特
令多祿與女國相王登輦夾侍當代榮之
田歸道除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歲餘卒贈輔國大
將軍追封原國公葬事官供甚厚中宗又卹爲文以

祭之

臧希讓爲金吾衛大將軍翫讎好談時政屢以理體
上千公卿詔令集賢院待制

李觀爲龍武大將軍涇師叛觀時上直有衛兵千餘
人扈從奉天詔都巡警練諸軍戍卒三數日間加名
五千餘兵列之通衢整肅金鼓城內因之增氣德宗
倚賴之賜封二百戶二子宏萬授八品京官

張萬福爲右金吾將軍德宗名見驚曰杜亞言卿昏
耄乃如是徃耶詔圖形凌烟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
度支籍口畜給具

丹府元龜 卷之六十七

費賂元光為金吾上將軍貞元三年七月賜元光姓李氏更名元諒

郭縱為金吾將軍穆宗幸縱城南莊賜莊千匹縱遽以其莊上獻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環衛部

忠節 剛正 謹慎

忠節

夫周衛之職典司禁旅晝夜警備執禦非違故止則密奉皇闈出則環拱宸極皆妙揀才俊以資心膂故有忠節奮發赤誠明著竭身命以徇國經夷險而一

致若乃屬艱危之運變亂之時或密刺賊臣或力抗
凶豎義形於色視死如歸以至忠言激揚至誠感慨
為爪牙之寄貞威武之容上所以安君親下所以彰
功業孟子所謂忠者臣之高行諒在茲矣

漢鄧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景帝
入上林賈姬在側野蔬入厠帝目都動目以都不行

使也

都不行

帝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帝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
天下所少寧姬等耶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帝
還蔬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繇此重都
後漢馮魴建武中為執金吾性矜嚴公正任位數進

忠言多見納用

陰興為期門僕射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
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

桓郁為越騎校尉數進忠言多見納錄

伍孚為越騎校尉忿董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

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

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悉呼左右執殺孚

而大詬曰虜裔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

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

魏許褚為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持常從士徐他等

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等色變褚覺之卽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

吳丁奉爲左將軍景帝卽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史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帝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衆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獵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帝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日左右斬之遷大將軍

晉劉超爲左衛將軍蘇峻謀逆京邑大亂朝士多進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蓋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時飢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後王導出奔超與懷令康述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洩被害

宋沈演之爲中領軍時范曄爲太子詹事懷逆謀演

之覺其有異言之太祖擘尋事發伏誅

卜天興元嘉末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劾入事
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興不暇被甲
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
天興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卽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
手射賊劬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
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興同出拒戰並死
卜伯與天興子也爲前將軍直閣領細仗主順帝昇
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

後周趙剛初爲魏閣內都督及孝武構隙剛密奉旨

召東荊州刺史馬景昭未及發而齊神武已逼洛陽
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馬馮通和
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爲忠臣可
斬逆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衆赴關右
屬侯景逼穰城東荊灼人楊權等起兵應景以其衆
邀景昭於格景昭戰敗剛遂沒於蠻後自贖免乃見東魏東荊
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關西魔憐納之使剛至并州
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因令剛賫書申勅荊州剛
還報魔憐斬揚權等以州歸西魔憐乃使剛入朝天
統初剛於霸上見文帝具陳關東情寔文帝嘉之封

陽邑縣子

蔡祐爲大將軍閔帝踐祚拜少保祐與尉遲綱共掌禁兵遮直殿省時帝任信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

隋董純爲左驍衛將軍彭城留守齊王暕之得罪也純坐與交通煬帝庭譴之曰汝階緣宿衛以至大官何乃附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獎擢元帝察臣小心寵踰涯分陛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比數詣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曰

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詔之後每於休暇出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誠不敢忘先帝之言于時陛下亦待先帝之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郭榮爲左候衛將軍大業九年煬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頓首陳讓辭情哀苦有感帝心於是拜爲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節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

李景爲右武衛大將軍景智畧非所長而忠直爲時所許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預焉而景獨無關

涉帝曰公誠直大然我之梁棟也

趙才爲右候衛大將軍宇文化及之難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聞詔而出德方命其徒執之以詣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幸勿爲懷才嘿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飲請勸其同謀逆者一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爲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

獨孤盛大業末爲左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刑勢大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慎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其所弑六日事未可成且唐張鎮州仕隋爲屯衛將軍從煬帝江都於上江督運賊董道冲爲阻進擊破旣而蕭銑陷長沙宇文化及又作難鎮州爲煬帝發喪哭之甚慟哀感路人武士龔武德中檢校右廂宿衛妻患危惓竟不請假出看先是士龔在井鉞軍之日有兩兒患重以至於

沒亦不赴問但傷悼而已及妻死所司奏勅曰此人忠節有餘去年兒夭今日婦亡相去非遙未嘗言及遺身徇國舉無與比

敬君弘武德中為驃騎將軍掌屯營兵於玄武門隱太子建成之誅也其餘黨馮立謝叔方率兵犯玄武門君弘挺身出戰其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觀變待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乃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並遇害太宗甚嗟賞之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

周範為左衛將軍太宗幸九成宮常與房玄齡統留

事範為人嚴正有威所在之職人皆敬憚一心奉主至死不虧及至疾篤不肯出外竟終於內省與玄齡相抱而訣曰所恨不獲再奉聖顏若死而有知謹以幽魂奉衛宮闕

薛仁貴為右領軍郎將北門長上永徽五年車駕幸萬年宮甲夜山水猥至衝突玄武門宿衛者散走仁貴曰安有天子有急輒敢懼死遂登門枕叫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帝使謂仁貴曰賴卿得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賜御馬一匹
李安靜為右衛將軍天授時王公百僚皆勸革命安

靜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及被收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謂曰以我是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以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誣構殺之李多祚爲右羽林將軍神龍初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引多祚將籌其事謂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將軍繫鐘鼎食金章紫綬貴寵當代位極武臣豈非大帝之恩乎多祚泣而對曰嘗感大帝之恩死而無忘柬之曰將軍既感大帝殊澤能右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逆豎擅權朝夕危逼宗社之重在於將軍誠能報恩正屬今日多祚曰苟緣王

室惟自公所使不顧妻子性命因卽引天地神祇爲要誓詞氣感動義形於色遂與柬之等定謀誅易之

兄弟

田歸道爲右金吾將軍殿下監押千騎宿衛於玄武門敬暉等將討張易之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旣先不預謀拒而不與及事定暉等將誅之歸道有辭免令歸第中宗後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邢濟爲金吾將軍上元中日者朱融與嗣岐王珍交迪珍儀表備如頗類玄宗遂誘中官六軍人同謀悖逆融謂濟曰今城中草草關外寇賊近更憑凌若何

濟曰我金吾天子押衙死生從之安能自脫融曰有一人足下見之自當知縱不出城亦無慮矣遂引珍見濟濟即日奏之並伏誅

令狐建爲左龍武軍使德宗避朱泚之亂出幸奉天建方習射於軍中遂以四百人隨駕德宗令爲後殿張萬福爲金吾將軍時裴延齡讒陸贄等坐貶德宗怒不解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

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官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萬福武人也年八十餘見此盛事自此名重天下

梁孫德昭爲右神策軍都指揮使光化三年唐昭宗爲闈宦所廢矯立德王時中外以權在禁闈莫能致討近潘朋附章表繼有至者丞相崔裔外與太祖申結輔佐之好內遣心腹密購忠直以事諭德昭者德昭感慨乃與本軍孫承誨軍從實二人奮發應命誓圖返正崔又割衣手筆以通其志天復元年正月一日未旦逆豎左軍容劉季述早入德昭伏甲要路俟

這其前驅邀其輿而斬之孫承誨等於捕右軍容王仲先黨立昭宗於是崔喬奉迎御丹鳳樓率百辟待罪且泣即日議功以德昭為靜海軍節度使承誨邕州節度使從實容州節度使並同平章事周何福進少從軍以驍勇聞後唐同光節郭從謙以兵圍莊宗於大內福進時為宿衛軍技獨出死力拒戰於內後明宗知而嘉之

剛正

環尹之職上法勾陳所以為王爪牙掌兵蘭錡非夫剛強不撓忠正特立則何以嚴恭宿衛徼巡兩漢以

來寶重其選乃有持舉典法不避強族申明憲令務在首公風望凜然讜議確爾專司糾禁靡受私請嫉惡而言形慷慨喜善而意在激勸出入整肅中外悚憚斯寔靡畏於強禦無忝於任宦者矣

漢郅都為中尉丞相條侯貴倨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都獨先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寧成為中尉初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長左右宗邑景帝召寧成為中尉其治郊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人皆惴恐

蓋寬饒為衛司馬先是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帝

為衛官繇繇讀為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

屬以下行衛者衛尉官屬也衛尉私使寬饒以令詣官府

門上謁辭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尚書責問衛尉繇寬饒以法令不給使尚

書責衛尉不繇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

拜出先置衛轍上奏辭天子為天子先道先自此正

馬天子發故上奏辭

楊惲為中郎將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

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轂

母將隆為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帝使中黃門發

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賢及帝乳母王阿舍隆奏武庫

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用

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勞賜一出少

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

正路也

周賞為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

後漢承宮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事得失論諂

切慤朝臣憚其節

馬防為執金吾性明嚴公王上事處義多用

魏崔琰為中尉毅姿高暢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亦

嚴憚焉

宋沈慶之爲領軍將士劉湛如之欲相引接謂之日
卿在省年月久此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
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
顏延年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年好酒踈誕不能
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嘗云
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
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淋當作卿家史
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
後魏胡泥爲司衛監率勵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

叔孫侯頭應入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
寵遂與譁高祖聞而嘉焉賜衣服一襲
于烈宣武帝時爲領軍將軍咸陽王禧爲宰相權重
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來舊羽林虎賁執仗出
入領軍可爲差遣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但
知典掌禁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傳
烈言報禧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
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而答曰向者亦不道王非是
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繇遣私奴索官家羽
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惡烈剛直遂議出之乃

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北將軍常州刺史
尉聿字成興性耿介孝明時爲武衛將軍是時領軍
元義秉權百僚莫不致敬而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爲
平西將軍涼州刺史
隋趙才煬帝時授左候衛將軍俄遷右候衛大將軍
時帝每出巡幸才常爲斤侯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
途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
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
蘭興俗仁壽大業中與賀蘭蕭俱爲武侯將軍剛嚴
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唐于百億爲朝請大夫每掌徼巡精勤不倦凡糾訐
不避強禦及太宗踐祚帝在武侯猶直不能容物見
百寮有不整肅必面加詆辱或手自捶毆朝士莫不
憚之
田仁會麟德中庸右金吾將軍仁會強力疾惡晝夜
巡警絲毫越法無不立發躬自閱罰略無寬者京城
貴賤咸畏憚之時有女巫蔡娘子以鬼道惑衆自云
能令死者復生市里以爲神明仁會驗其假佞奏請
徙邊帝曰若死者不活便是罪過不可容也竟
會所奏

裴譔建中初爲金吾將軍時德宗以刑名理天下百吏震悚時十月禁屠殺以附近山陵禁益嚴尚父汾陽王郭子儀隸人殺羊以入門者覺之譔列奏狀帝以爲不畏強禦累遣宣諭或謂譔曰郭公有社稷功豈不爲蓋之譔笑曰非爾所解且郭公威權大盛上新卽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弄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

張萬福爲金吾將軍裴延齡讒譖陸贄等坐貶德宗怒未解諫議大夫陽城帥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疏論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

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當其宿直必通宵假寢太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安卧張延師以軍功累遷左右衛將軍檢校司羽林軍封范陽郡公典羽林屯兵前後二十餘年廉謹周慎未嘗有過朝廷以此稱之

阿史那忠高宗永徽中爲右驍衛大將軍所歷以清謹見稱前後宿衛向四十年時人比之金日磾吳湊章敬皇后弟代宗大曆中爲金吾將軍湊小心廉謹識智周敏每承顧問偏見信任

李德憲宗元和申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官
令近侍諷德獻之德以職總親軍不敢從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環衛部

姦佞

遷黜

虐害

姦佞

大以法勾陳之象統禁衛之兵王之爪牙國之禦侮
雖曰親密之地亦容姦佞之流毀嫉忠賢善事權勢
巧言令色阿諛取容故足以惑於聰明傷乎德政也

孔子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富哉言乎

漢王溫舒為中尉多誥善事有執音世者即無執視之

如奴有執家雖有姦淫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

辱謂不居權要之職者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弄法而巧為猾

下戶之狡猾者用詆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

晉羊琇為中護軍在職十三年典禁兵然常慕勝已

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徒時能賑恤選用多

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餘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為

其致節不惜軀命

高潛為右衛將軍放佚無檢與殿省小人交通及父

光卒仍於喪中往來不絕

隋元冑高祖時為右衛大將軍房陵王之廢也冑預

其謀帝正窮治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

乃譖之帝大怒執旻於仗冑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

臣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復以言激怒帝帝遂誅旻

賜冑帛一千疋

郭衍煬帝大業初為左武衛大將軍能揣上意阿諛

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

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

其孝順

宇文述煬帝大業中為左衛大將軍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僻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料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官掖繇是帝彌悅焉

唐劉希暹出自戎伍有膂力形貌充偉以騎射聞得入神策軍典領禁兵時魚朝恩專掌神策兵希暹屢陳武略又善候朝恩意甚為朝恩親信累遷太僕卿充神策軍都虞候與神策兵馬使王駕鶴同掌軍務白志貞德宗建中年為神策軍使善候伺上意言必聽從

嗣號王則之貞元中為左金吾大將軍性貪恠又旨伺察苛細以聞人皆畏之

李道古憲宗元和末為金吾將軍邪險百端以求寵進日持朝臣陰事構於皇甫鑄信而狎之士君子頗憂其得志穆宗初與鑄俱敗

先王設禮列之職以法守勾陳制刑罰之威以象乎震曜况夫官備宿衛晝夜是司親近官闈秉執榮戟固宜警戒所闕淑慎爾身豈有不思其憂退棄厥職廣納賂賂恣為奢豪吏議有歸咎將誰執自貽憲法

良可悼哉

漢王嘉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

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

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滂戶之

魏楊俊為中尉太祖征漢中魏颯反於鄴俊自劾詣

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賤辭太子太子不悅曰楊中

尉便去何大祖遠耶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

宋劉懷慎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以為中領軍征虜

將軍衛輦轂坐府內相殺免官

王景文為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

一百二十萬白衣領職

南齊到撝為右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撝問訊

不循民敬為有司所舉免官久之白衣兼御史中丞

蔡約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

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劍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

有司所奏贖論

張欣泰為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從從車駕出新

林勅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楸下飲酒賦詩

制局監呂文虔過見啓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

意稍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為武職驅使當處卿以

清貴除兵部員郎

唐李邕爲右金吾衛將軍先天二年十月玄宗講武於驪山給事中唐紹以失軍容將斬之上旣怒唐紹左右猶望寬之會邕遽請宣勅遂斬之時人皆痛惜紹而深咎於邕等尋有制罷邕官邕以是遂擯廢終身

自志貞爲神策軍使建中四年頻發兵東討戰卒城後殆盡耆不奏聞所存者沽販之徒又皆在沛里涇師之叛兇徒犯闕禁中無以禦寇鑿與遷幸賊黨得以陸梁職志貞之孫也及扈蹕奉天猶加禮部尚書無幾朝臣頻有論其敗謀者物議紛然孫是貶開州

別駕

李建徽爲左神武大將軍貞元三年以其妻柳州與部國公主交往也改作驍衛大將軍

張或爲左金吾大將軍元和二年坐補吏受賂改太子詹事致仕

尹慎爲右金吾大將軍元和五年以錢三十萬賂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第五從直求爲河中節度從直恐事泄奏之上怒入其賦一千五百萬仍黜爲右衛將軍通密近坐死者三人

孫璿爲右羽林軍大將軍元和六年坐與弓箭庫劉

希先交通賂希先錢二十萬以求方鎮改右衛將軍
張志和為左神策軍繫毬將寶曆元年因侍宴被酒
乖禮杖八十流豐州家屬配掖庭
李甚為右龍武大將軍甚西平王晟之子無他材能
以功勳家累官至庫使沉湎於聲色恣為奢侈積至
累千萬至是以子貸迴鶻錢一萬一千四百貫不價
為迴鶻所訴貶宣州別駕
梁寇彥卿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一日過天津
橋有老人悞衝其前駢導者排之洛橋而斃為御史
府所彈太祖不得已責授左衛中郎將

唐害

西漢已降環列之職重矣專總衛兵叅決庶獄乃有
殘忍之類恣其凶蠱之性以暴殄為稱職以苛刻為
無私毒痛平民甚於猛虎威虐庶僕酷如秋荼和氣
用傷仁政斯缺王者所以屏四惡者其以是夫
漢鄧都為中尉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
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
鷹臨江王徽詣中尉府對簿簿者獄辭之文也音步戶切臨江王
欲得刀筆為書謝上刀所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版故必用刀焉而都禁
吏弗與魏其侯使人問于臨江王伺間隙而私與也臨江王

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
謂構成其罪也中都免歸家竇成以謁者事景帝為
竹中反次下亦同郎猶賊任威為中尉其治效郵都其廉弗如然宗室
 豪傑人皆備恐
 杜周為執金吾逐捕桑洪羊衛皇后曰此弟子深刻
 武帝以為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
 尹齊為中尉齊初以力筆吏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
 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嚴甚於竇
 成帝以為能故拜中尉
 王溫舒為中尉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
大氏大
歸也靡

碎也氏丁禮

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

言其殘暴之甚

反靡武皮反

也非有 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仗有執者為進

人情者 嚴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

隋段文操大業中為虎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
 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
 至千數時有識者鄙之

唐劉希暹初以騎射得入神策軍典領禁兵時魚朝
 恩專掌神策兵希暹屢陳武略又善候朝恩意甚為
 朝恩親信累遷太僕卿充神策軍都虞侯與神策兵
 馬使王駕鶴同掌軍務累封希暹為徐國公又進封

為交河郡王希暹以為虞侯之任合主不法遂諷朝
恩於北軍置獄召坊市凶惡不逞之徒役使之捕坊
城內富人誣以違法掩置獄中忍害拷訊錄其家產
盡沒之仍分賞捕者或有選舉士財貨稍殷容於店
肆遇橫死者非一坊市人苦之謂為入地牢捕者之
帥有賈明觀尤兇蠹以屢擒得人財產大獲希暹掌
兵地在禁密人無所訴魚朝恩縱之繇也及朝恩誅
上以希暹掌重戍旅一切寬宥加希暹兼御史中丞
依前都虞侯希暹以素志非順慮不見容常自疑懼
與王駕鶴相職希暹詞多不遜駕鶴淳謹上嘗信從
之至是以希暹語上聞乃寘于法

賈明觀本萬年捕城之小猾也事劉希暹恣行兇惡
毒甚豺虺朝恩希暹既誅宰臣元載受明觀姦謀潛
容之特奏令江西效力明觀既出城內百姓萬餘人
聚於城門懷磚石候之期投擊以快志載聞之特遣
所繇吏擁百姓入城繇是獲免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唐書

卷之六

八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銓選部

大夫士總序

夫先王建國法天制官故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
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是以量其才用程其器能考
之以言試之以職惟善是授共格于治者也而銓選
之任衡鑑是司歷世以來資地尤重故曰周禮天官

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其官即今之吏部而職任頗異也又曰夏官之屬有司士大夫二人

掌羣臣之版

古書版為班書或為版名籍也

歲登下其損益之數

謂用

功過黜陟者也

辨其年歲與其貴賤

年數多少知其老少

周知邦國卿

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理

告王所尚進退矣

以德詔爵

有賢

者之德乃

以功詔祿

理有功然後告以祿

以能詔事以次奠食

能者成事乃食之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奠音定也

乃今銓選

之義矣漢丞相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亦其事也

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六百石分為四曹吏曹尚書典

選舉又曰帝侍曹主公卿事後至漢光武分為六曹

嘗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漢末又改三選部專

掌選舉事

虛帝時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會名

魏改選部為吏

部而主選事

陳羣延康元年始建九品官人之法拜吏部尚書

晉與魏同宋

時吏部尚書領吏剛定三公北部四曹孝武不欲威

權在下大明二年分吏部尚書二人以輕其任後還

置三走部尚書後魏北齊置吏部

掌褒崇

考功主爵

王曹後周置大冢宰卿一人屬官有吏部中大夫一

人領司勳上士等隋初復曰吏部尚書至唐氏建國

吏部尚書侍郎掌銓選之職掌天下眾官之選授凡

職官銓綜之典權衡殿最之法悉以咨之其屬有四

曰吏部主爵司勳考功冠於中臺盡揔職務而奉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繇於所屬皆質正焉其取上則以三類觀其異一日德行二曰才用三曰勞効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優者擢而升之否則量以退焉所以正權衡明與奪抑貪冒進賢能也然後據其狀以覈之量其資以擬之五品以上皆名聞而制授焉六品以上嘗叅之官則勅授晉供奉官及員外官監察御史其餘則各量資注擬置吏部尚書一人正三品龍朔二年改吏部尚書為司列太嘗伯咸亨元年復為吏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為天官尚書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十

一年三月又改為文部掌文官選事摠判吏部司封勳考四曹事至德二載十二月復為吏部尚書侍郎二人正四品上周之天官小宰中大夫也隋煬帝置以二尚書之職唐朝因之武德七年二月省貞觀二年正月復置總章元年加一員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少嘗伯咸亨元年復為吏部侍郎掌選補流內六品以下官是為銓衡之任凡初仕進者無不仰屬選集之際勢傾天下列曹之中資位尤重光宅元年為天官侍郎神龍元年復為吏部天寶十一載三月為吏部侍郎至德二載二月復為吏部總章中添一員為

二員本員為中銓新加員為東銓永昌元年三月又加一員聖曆二年五月減二員乾元二年八月改中銓為西銓郎中二員晉魏已來妙於時選其他曹郎功高者遷為吏部然而或有侍郎或有郎中或曰尚書郎或曰某曹郎稱號不同所職一也齊謝朓王儉為吏部郎是也隋初諸曹郎皆謂之侍郎煬帝三年分置六司侍郎之後遂改諸曹侍郎但曰郎其吏部郎改為選部郎唐初改為選部郎中武德五年改為吏部郎中龍朔三年改為司列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又有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周官太宰屬官有士

今員外之職也宋百官階次員外郎美遷為尚書郎隋開皇六年置一人煬帝三年改為選部承務郎武德三年復舊加置一人一員判廢置一員判南曹在尚書吏部為前行兵部次之遷入者以為美自魏晉以來凡吏部官屬悉高於諸曹焉開元以前以兵部尚書權位尤美則宰相多所兼領而從容衡軸不自銓綜其選試之任皆侍郎專之尚書通署而已或分領其事則列為三銓開元四年六月勅員外郎御史并供奉官直進名勅授自此始不在吏部尚書掌其一侍郎分其二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侍郎所掌為中銓一為東銓各有其尚書銓掌六品七品選侍郎銓掌八品九品

官選景雲元年宋璟爲尚書始相通與侍郎分職開元十三年以封岳廻選限逼宇文融請分置十銓尋罷之寶應初李峴爲江陵尹知江淮選舉置銓于洪州興元元年相又爲本曹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于洪州興元元年侍郎劉滋亦於江南典選以便於人復皆廢焉其東銓者貞觀元年京師殺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理迢遞河維之邑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其南選先以桂黃交黔等州都督府所奏擬士人首領任官未甚精選乃令五品以上強明清正官充

南選使以補仍令御史同往注擬其有應任五品以上官者皆使人供所管都督府相知其條景行藝能政術堪稱所職之狀開奏故謂之南選然或廢或置不嘗其任其小銓郎中員外主之謂之南曹載初元年加置聖歷三年省開元三年兵吏部各專定人判南曹尋又一人專判貞元元年又以二人同判十二年又一人判自唐至五代正官或闕並以他官權領其條章之所改亦考課之所登降或公望尤著或利亦無虛楊清直之聲有振拔之跡稽諸史策其事燦然至於濫承委任貪黷貨賄亦列于左以取鑒焉凡

銓選部八門云

條制

夫唐虞之時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成周之制其屬尤繁然選周之道猶所未立逮夫漢氏之代始察孝廉吏事侵廣科第仍設故調補之制所謂增多然而邪偽萌生隄防漸峻是以東京申交互之禁當塗立品制之法晉宋而下沿革不同固亦銓綜有條清濁適序誠有國之成憲官人之要道也乃至羣下奏議或匪見從咸用論次以著其事云

漢景帝後元二年詔曰今訾筭十以上迺得官廉士

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訾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訾萬錢也筭一百二十

十七也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筭乃得爲吏十筭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訾四筭得官

宣帝黃龍元年四月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

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効其賢材

自令以來毋得舉吏六百石者不得復舉爲廉吏也

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篤而有

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利人以耀用之爾

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歲行此科考較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

後漢光武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二人中二千石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

安帝永初二年九月詔王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

王國

有中大夫秩比六百石謁者比四百石郎中二百石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

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

尚書府通調令得外補

移書也調選也

延光二年八月庚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

順帝陽嘉元年二月令諸以詔除為郎年四十

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

桓帝以本初元年六月即位七月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嘗必繇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瘁困於徵發庶望羣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石十載以上有殊才異行仍得參選賊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偽請託之原令廉自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建

和初時議以郡州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復有三牙法

三牙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牙為官時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牙自上專拜平原相是也

魏文帝嗣王位建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

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職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等其

高下

慎杜右云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兵見衣冠士族多離本在欲徵源流慮難委悉魏氏革命州郡縣具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克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從五升四從七升六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使部不能容覆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叙等級憑之授受請免取失及洪莽也唯能知其間闕

非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梁陳北朝至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用損益而

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

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

選舉若吏部所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其父祖官名

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

史或十餘年及孝武即位任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

三周為滿

南齊武帝永明元年三月詔曰宋德將季風軌陵遲

列宰庶邦彌失其序遷謝過速公私駭弊泰運初基

草昧惟始思述先範永隆治本蒞民之職一以小滿

爲限其有聲績克舉厚加甄異理務無庸隨時代黜
和帝中興二年二月丙寅詔梁國初建宜須綜理可
依舊選諸要職悉依大朝之制梁王上表曰臣聞以
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於
世窮達惟時風流遂往馳騫成俗媒孽夸衒利盡雖
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冠不避寒
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繇鄉舉里選不師古
始稱肉度骨遺之管庫加以山河梁畢闕興滅之思
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覆哉且夫譜牒訛誤詐
僞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質襲良家卽成冠

族亡脩邊幅便爲雅士負俗未浮遽遭寵擢墓木已
拱方披徽榮故前世選官皆歷選簿應在貫魚自有
銓次曹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得之餘論故
得倩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世道陵夷禮流乖失其有
勇退志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
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華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
緒必須盡剋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
競愚謂今自選曹宜精隱括依舊人立簿使冠於無
爽各實弗違庶人識崖涖造請自息且闔中間立格
里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擲有

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皂隸而見抑四方弱冠處鬲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家無意為善布衣之士肆心為惡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同人有路傍之泣晉臣興漁獵之歎且俗長浮競人寡恬退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官故貌實昏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為甚摠司內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康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未則彝倫自穆憲章惟允詔依表施行

梁武帝天監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其

後又制凡九流嘗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

官若有才同其類勿限年次至七年詔於州郡縣置

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梁寒素之

隔

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舉一人大郡一人敬帝太平二

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訪舉選皆須中正押上

然後量授不然則不徐勉天監初官名手有者置勉

開九品為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沒矣

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

第諸州迎主簿西曹佐奏及嘗為挽郎得未壯而仕

諸郡唯正王為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
 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勲別降恩旨叙用者不在嘗例
 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為昇降從濁得
 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為白牒列數十人名
 尚書與參掌者共署奏勅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
 選曹量貴賤別內外隨才補用以黃緋錄名入座通
 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書其名帖鶴頭板脩容廬儀
 送所授之家其別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草奏聞勅
 可貴緋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又書可付
 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皆待名到但聞詔出明日即

入謝後詔尚書上省拜授若拜三公則臨軒凡拜官

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頽壞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較殿最之法但更年升

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奐為吏部尚書有其次序

永定二年詔曰梁時舊仕亂離播越始還朝廷多未

銓序又起兵已來軍勲甚眾選曹即條文武簿及郎

將應九流者量其所擬於是隨材擢用者五十餘人

後魏州郡皆有守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

可不

文咸和平三年詔曰朕承洪緒統御萬國垂拱南面
 委政羣司欲緝熙治道以致寧一夫三代之隆莫不

崇尚年齒今舉選之官多不以次令斑白處後晚進
居先豈所謂彝倫攸叙者也諸曹選補宜各先進勞

舊才能初崔若為冀州相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
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召之

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令先補前召外

在郡縣以新召者為郡吏又守令宰人使更事者浩

固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胃東宮博士管括曰崔公其

不免浮乎選其非而較勝於上何以能濟又李孝伯

起郡人交會理鄭氏禮左氏春秋郡三辟功曹不就

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道高第猶是郡吏

耳非面事人亦何容易任郡主簿到官月餘日乃歎

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修行身之

優也遂還家又郭祚為吏部尚書持操潔清重惜官

位至於銓拔假令得人必能悉久之然下筆即云此

人便已貴矣繇是事頗為稽滯當時每召怨其後中

濫然所授申者量才稱職時又以此例之

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

孝文大和元年八月詔工商皂隸各有厥分而有司

縱濫或染清流自今戶內有工役者唯上本部丞以

下准次而授若階籍元勳以勞定國者不從此制

十六年七月詔曰王者設官分職垂拱責成振綱舉

紀衆目斯理朕德謝知人豈能一鑒見識徒乖為君

委授之義自義自今選舉每以季月本曹與吏部銓

簡
十九年十二月示品令為大選之始
二十年三月詔諸州中正各舉其鄉之茂望年五十
以上守素衡門者授以長令

宣武正始二年四月詔曰任賢明治自昔通規宣風
贊務實惟多士而中正所銓但存門第吏部彙倫乃
不才舉遂使英德罕昇司務多滯不精厥選將何考
陟也八座可審議往代貢士之方擢賢之體必令才
舉並申資望兼致

延昌元年十二月詔守宰為御史所彈遇赦免者及
考在中第皆代之
孝明熙平初尚書考功郎陽固奏諸秀孝中第者聽
叙自固始也

二年八月詔庶族子弟年未十五不聽入仕是年

書左丞盧回以朝政修稀人多竊冒軍功閱吏部勲
書因加簡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竊見吏
部勲簿多皆改換中兵奏案並復乖舛臣聊爾較練
已得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露者動有千數愚謂非
雖恩免猶須刑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
人摠集吏部中兵二局勲簿對勾奏案若名級相應
者於黃素楷書大字俱件階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
印之

神龜元年正月詔以雜役之戶或冒入清流所在賦
人皆五人相保無人任保者奪官還沒

三年二月制武官得依資入選

先是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彞之子仲

瑀上封事請武夫不使在清品於是武夫怨怒羽封

武賁千餘人焚第歐傷彞殺其子始均仲瑀被創竄

免詔斬其尤兇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乃下此制既

而官員少而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吏部尚書崔

亮乃奏為格制官不問愚賢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

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雖庸才下品年月久

者則先擢用于時

沉滯者皆稱其能

前廢帝普泰元年三月詔曰頃官方失序乃令沙汰

定員簡棄已有判決退下之徒微亦可愍諸在簡下

者可特優一級皆授將軍預參選限隨能選用

四月詔員外諫議大夫步兵較尉奉車都尉羽林監

給事中貴射將軍奉朝請殿中將軍宮門僕射殿中

司馬督治禮郎十一官得俸而不給力老人外選者

依嘗格其未老欲外選者聽解其七品以上朝望入

朝若正員有關隨才進補前員外簡退變階者選之

稱事簡下者仍優一級

後廢帝中興元年十一月詔曰王度勗開彞倫方始

所班官秩不改舊章而無識之徒因茲僥倖謬增軍

級虛名顯位皆言前朝所授理難推抑自非嚴為條

制無以防其偽竊諸有虛增官號為人發糾罪從軍

法若人格簡覈無名者退為平民終身禁錮

北齊孝昭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

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夙在朝淪沉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允舉限表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指在一職三周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年以上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更轉通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初裨益時政

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擁旄作鎮任摠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綰之內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州都主簿以下但路在吏職及前爲官並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內之人亦聽表舉其太守下州畿內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並自餘郡守不在舉限

後周宣帝大成元年詔自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高祖開皇七年制工商不得入仕

十四年十一月制州縣佐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高

祖以典吏久居職肆情為姦故有此制

十五年十二月詔文武官以兩考交代又制百官不

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乃擢之

煬帝大業八年詔曰頃自班朝理人乃繇勲叙拔之

行陣越自勇夫蠹政害人實繇於此自今以後諸授

勲官者並不得因授文武職事

唐制是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

先時五月領於郡縣示人科限而集之初皆投狀於本郡或故任所述罷免之繇而上尚書省限十月至省乃考覈資序郡縣鄉里名籍父祖官

名內外族姻年齒形貌優劣課最謹負刑犯必具焉

以司流者五五為聯以志宮王人為保一人為識皆

刑名結款不得有刑家之子工賈殊類及假名承偽

冒升降之徒應選者有知詐冒而糾得三人以上者

優以授之其試之日搜索防援其擇人有四事一曰

棘籬機察如禮部舉人之法也

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詞辯正三曰書取其指法道美四曰判取其

文理優長四事可取則先乎德行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六

品以降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下試列名上

中書門下制勅處分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

而銓察其身言也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其官已注

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也日更其官而告之

如初又不厭者亦如之三唱而不服聽各集服者以

類相從擡之爲申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門下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給之武官則受於兵部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爲統師者若文吏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爲文選取書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凡官已受成皆殿庭謝恩其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

不繇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凡居官以年爲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

太宗貞觀元年正月侍中攝吏部尚書杜如晦止言曰此吏部擇人准取言辭刀筆不悉景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上曰如何可以得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州閭然後入用今每年選集尚數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所以不能得才魏徵亦曰知人之事自古爲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

訪才行兼美始可任用上將依古法令本州辟召會
功臣將行世封其事遂止

二年正月吏部侍郎劉林甫以隋代赴選者以三一
月為始至春而畢選限既促選司多不究悉時赴選
漸衆林甫請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甚以為便
十六年七月太宗謂褚遂良曰公等為朕搜訪賢德
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事人歲久即分義
情深非意闕關多繇此作其王府官察具限以四考
十九年十一月吏部尚書馬周以吏部四時提衡畧
無休暇奏請所繇文解十月一日起省三月三十日

畢

高宗顯慶二年黃門侍郎知吏部選事劉祥道上疏
曰令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
人是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如銓簡是傷濫也古之選
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員少也今官員有數
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摠人隨歲積
謹約准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者令內外交武官一
品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畧舉大
數當一萬千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
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畧盡若年別

入流者五百人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頃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尤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今年當入流者遂逾一千四百計應須數外嘗餘兩倍又嘗選者仍停六七千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處置之法望請釐革稍清其選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多爲政之弊公卿以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

總章二年司列少嘗伯裴行儉以承平旣久選人漸多始設長名姓曆榜引銓注等法又定州縣昇降官資高下以爲故事其後莫能革

二年十月勅司戎諸色考滿入選司列諸色考滿入流人並兼試一經一史然後授官

咸亨三年正月許雍維二州人任本部

上元三年八月詔桂廣交黔等州都督府比來所奏擬士人任官揀擇未甚得所宜准舊例至應選補時差內外官位品以上清正官充使選補仍令御史同往注擬其有應任五品以上官者奏取處分

開耀元年四月十一日勅吏部兵部選人漸多及其銓量十放六七旣疲於來往又虛費資量宜付尚書省集京官九品以上詳議崇文館直學士崔融議曰

今皇家兩曹妙選三官備設收其梓杞舉其蕭稂其有狀犯贓私罪當懲貶者此等既未合得伏望許同選例限以歲年諸色入流每年叅選資品未著技藝未工此亦望所司選例錄以選勞又選人每年長名當至正月半後伏望速加銓簡促以程期因其物情亦何疲於來往順其人欲亦何費於資糧又所銓簡以德行為上功夫次之折衷之方庶幾此道尚書右僕射劉仁軌奏曰謹詳衆議條目雖廣其大畧不越數途多欲使嘗選之流及負譴之類遞立年限如不令赴集便是擁自新之路塞取俊之門或請增置具

僚廣授官之數加習藝業峻入仕之科亦恐非弘獎之通規乖省員之茂躅徒云變更實恐紛擾但昇平日久人物滋殖解巾從事抑有多人頃歲以來據員多闕臨時雖有權攝終是不能揔備望請尚書侍郎依員補足高班卑品准試分銓則留放速了限速則公私無滯應選者暫集遠近無聚糧之勞合退者早歸京師無索米之弊既循舊軌且順人情如更有不便隨事釐革其殿負及初選其選踐自知未合得官等色情願不集卽同選勞曹司商量久長安穩融又議選事曰關外諸州道理迢遞河雒之邑天地之中

伏望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放既畢同赴京師
則天天冊萬歲元年十月二十二日勅品藻人物銓
綜士流委之選曹責成斯在且人無求備用匪一途
理宜才地並昇輪轅兼採或收其履歷或取其學行
糊名考判立格注官既乖委任之方頗異銓衡之述
朕厲精思化仄席求賢必使草澤無遺方圓曲盡改
茲易調革故鼎新載想緝熙之崇式佇清通之効其
嘗選人自今以後宜委所司依嘗例銓注其糊名入
試及令學士考判宜停
萬歲通天元年八月制文武官加階應入五品者並

須出身歷十二考以上無私犯進階之時見居六品
官及七品以上清官者其應入三品者取出身二十
五考以上亦無私犯進階之時見居四品官者自外
縱計階應入並不在進限如有奇材異術別効殊功
者不拘此例

神功元年十月勅選司抑塞者不須請不理狀任經
御史臺論告不得取於餘司喧訴有凌突選司非理
喧悖者注簿量殿尤甚者仍於省門集選人決三十
仍殿五六選其年閏十月二十五日勅入寺丞九寺
主簿三監丞簿城門符寶郎通事舍人大理司直評

事左右衛千牛衛金吾衛左右率府羽林衛長史並
 長太子通事舍人親王掾屬判司叅軍京兆河南太
 守半司赤丞簿尉御史臺主簿較書正字詹事主簿
 協律奉禮太祝等出身入仕既有殊途望秩管班須
 從甄異其有從流外及視品官出身者不得任前件
 官其中書主書門下錄事尚書都事七品官中亦為
 緊要一例不許頗乖勸獎其考詞有清幹景行吏用
 文理者選日揀擇取歷十六年以上者聽量擬左右
 金吾長吏及寺監丞其其人三品皆取出身二十
 聖曆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勅選人無故三試三注唱

不到者不在銓試重注之例其過門下三引不過者
 亦不在更注之限其日又勅文武選人簡日曆不獲
 者宜牒中書門下為簡如又不獲若在曹有官甲前
 後相銜可明者亦聽為叙其夫又以簡
 三年正月三十日勅監察御史左右拾遺赤縣尉主
 簿大理評事兩畿縣丞主簿尉經三任以上及內外
 官經三任十考以上不改舊品者選叙日各聽量隔
 品處分餘官必須以次授任不得超越
 大足元年正月十五日勅選人應留不須要論考第
 若諸事相似即先書上考必書判遼落又無善狀者

雖帶上考亦宜量放
七月二十九日勅桂廣泉建連賀福韶等州縣既是好處所有闕官宜依選例省補
中宗神龍元年李嶠韋嗣立同居選部多引用權勢
求取聲望因請置員外官一千餘員繇是僥倖者趨
進其員外官悉恃形勢與正官爭事百司紛競至有
相毆擊者及嶠復入相乃深悟其失又見朝野喧議
乃上疏曰自寶命中興鴻恩溥及唯以爵賞為惠不
擇才能任官授級加階朝廷多改正闕不足加以員
外非復求賢助理多是為人擇官接武隨肩填曹溢
府無益政化虛請俸祿在京則府庫之殫竭在外則
黎庶被其侵漁伏願徵惜班榮稍減除授使匪服之
議不興於聖朝能官之謠復光於曩載疏奏上乃詔
減員外官不令釐務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銓選部

卷之六十一

